

分類詞「尾」在台灣閩南語與客語中的 範疇結構之比較*

戴浩一

國立中正大學

本文利用誘發式分類詞產生實驗的研究方法，收集台灣閩南語及客語分類詞「尾」的使用語料，藉以建立其在這兩個漢語方言的範疇結構。受試者共八十人分四組（每組二十人）：閩南語單語受試者、客語單語受試者、國語/閩南語雙語受試者、國語/客語雙語受試者。我們發現蛇、魚在這四組受試者的認知範疇中都是中心成員，雖然雙語受試者使用「尾」的百分比普遍比雙語受試者低。本文也比較「尾」與「隻」在閩南語及「尾」、「條」與「隻」在客語的分布，進一步描述這三個分類詞的範疇交疊情況。最後探討分類詞「尾」受到國語影響而產生的演變與對詞彙擴散理論的意涵。

關鍵詞：誘發式實驗，閩南語，客語，分類詞，詞彙擴散理論，「尾」

1. 前言

「尾」在中國方言中是一個比較特殊的量詞。它有計量的功用，同時也有分類的作用，例如，「兩尾魚」、「三尾蛇」。它主要出現在閩南語與客語，以及部分官話方言（如昆明話）。「尾」在中文書面語中也可以用來計量魚蝦，但是在國語的口語中則是用「條」來計量魚蝦。

在閩南語與客語中，與「尾」搭配使用的名詞包括：魚、蛇、龍、蝦、泥鰱、蜈蚣、蛔蟲、蜥蜴、海蔘、海豚等。這一類的名詞的主要特徵為：(1) 動物；(2) 長型；(3) 有尾巴，但沒有腳 (Tai 1999)。

* 鄭錦全院士致力於漢語方言研究四十餘年，成就斐然。鄭院士於七十年代即與王士元院士攜手建立「詞彙擴散理論」，來闡釋語音之歷史演變。數年前返台後，積極建立台灣閩南語與客語之地理資訊系統。本文探討台灣閩南語與客語分類詞「尾」的範疇結構，及其變異與變遷，並嘗試將「詞彙擴散理論」延伸至語意範疇與詞彙的演變。謹以此文祝賀鄭院士七秩壽辰，並表達對鄭院士的崇高敬意。本文承蔡素娟教授撥冗閱讀初稿，提出寶貴的修改建議，在此一併致謝。

本文的主要目的在建構分類詞「尾」在閩南語與客語的範疇結構，並比較兩者範疇結構之異同。閩南語的語料主要來自戴浩一國科會研究計畫報告《台灣閩南語量詞的歸類型式及認知原則》(戴浩一 1997)；客語的語料來自戴浩一國科會研究計畫報告《台灣客家話量詞的歸類型式及認知原則》(戴浩一 2001)。¹

本文第二節簡述量詞與分類詞分析的理論基礎；第三節介紹誘發式分類詞產生實驗的研究方法；第四節分析閩南語分類詞「尾」的範疇結構；第五節分析客語分類詞「尾」的範疇結構；第六節比較閩南語「尾」與客語「尾」的範疇結構；第七節根據國語/閩南語雙語受試者，以及國語/客語雙語受試者使用「尾」的語料，嘗試瞭解雙語者使用分類詞「尾」受到國語影響的情形。第八節總結本研究對詞彙擴散理論的意涵。

2. 量詞分析的理論基礎

(1) 量詞雖然都有計量的功能，但是很多量詞同時有分類的功用。因此可以把具有分類功能的量詞從「量詞 (measure words)」中分離出來，即「分類詞 (classifiers)」(Tai and Wang 1990)。漢語不同方言各色各樣複雜的分類詞對人類在認知上的範疇分類 (human categorization) 正好提供了寶貴、豐富的原始材料 (Tai 1992, 1994)。

(2) 分類詞的分析採用認知心理學中的原型範疇化理論 (Prototype Theory of Categorization) 以及文化經驗範疇化理論 (Experiential Theory of Categorization)。根據心理學家 Rosch (1975) 及語言學家 Labov (1973) 等人有關認知的實驗，發現人類對世界的物體做分類時，是先定出一個原型，再以此作為認知上的參考點來作為事物分類的依據，而不是像古典理論所說的，先訂出一組特徵，再把具有這一組特徵的事物歸為一類，所以原型範疇化理論比起傳統範疇化理論對分類的看法更符合人類分類認知的實際行為。文化經驗範疇化理論認為分類是來自於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及人類與其周圍物質環境間的互動，而非單純的依據個體的客觀屬性特徵作分類。所以除了原型理論外，要廣泛解釋人類分類的行為，仍需參照人類主觀經驗的因素 (Lakoff 1986, 1987)。

¹ 《台灣閩南語量詞的歸類型式及認知原則》(戴浩一 1997) (NSC 86-2411-H-194-005)，研究助理為李美齡、郭怡君。《台灣客家話量詞的歸類型式及認知原則》(戴浩一 2001) (NSC 89-2411-H-194-056, NSC 90-2411-H-194-024)，研究助理為吳莉雯、劉慧娟、陳韻仔、陳美秀。謹在此感謝他們在忙碌的課業中，熱心收集並整理資料。

(3) 物體之形狀、大小、軟硬、以及整體的特徵部分為人類對外界物體分類的基礎 (Allan 1977, Tai 1992, 1994)。

(4) 物體形狀以長、方、圓（或塊狀）為主要的標準。從幾何形狀視之，長形物體為一度空間的直線；以平面為主的方形體為二度空間的平面；圓形和塊狀物體同為三度空間的立體 (Allan 1977, Pinker 1989)。

3. 誘發式的分類詞語料收集

根據以上的理論基礎，戴浩一 (1997) 設計一套誘發方式的研究方法，來收集閩南語分類詞的自然語料，以歸納它們分類的認知原則，並建立閩南語分類詞的範疇結構。研究方法是以實物的照片為刺激材料，誘發受試者說出與該實物搭配的分類詞。根據此研究方法所收集的語料，瞭解每個分類詞所搭配的名詞的家族成員分布情形，並找出中心成員 (central member) 以及不同層次的非中心成員，藉以建構該分類詞的範疇結構。後續之客語研究即沿用此研究方法 (戴浩一 2001)。本小節僅就分類詞「尾」的語料收集，介紹本研究方法。

3.1 刺激呈現方式

本研究方法是以實物的照片作為刺激材料，讓受試者看到實物照片時，同時說出該實物之名稱以及搭配的分類詞。

在文獻中，Tzeng et al. (1991) 及 Ahrens (1994) 都曾經採用以圖片作為刺激材料的方法。Tzeng et al. (1991) 研究失語症病人使用分類詞情形。他們的方法是同時呈現二張同樣物品的圖片，唯一的差別是物品的數量。然後要求受試者比較二張圖的不同處。例如，一張圖片有三個紅蘋果，另一張圖片有五個一模一樣的蘋果。當受試者被問到這兩張圖片有什麼不同時，他們會說出：圖片一有「三個紅蘋果」；圖片二有「五個紅蘋果」。

另外，Ahrens (1994) 研究正常人及失語症患者的分類詞使用情形時，所採用的繪畫圖片設計是每一張圖片皆包含可供描述的語境。例如，目標雖然是「兩匹馬」，但是圖片中不是只畫兩匹馬，而是兩匹馬在河邊喝水，讓受試者盡量對圖片做描述。

為了瞭解圖片呈現方式的效果，本研究以這兩種圖片呈現方式進行預測，結果我們發現受試者在描述 Ahrens 的圖片時出現兩個問題。其一，即使圖片中的

物品是二個以上，如兩枝筆、三本書，但受試者通常只說圖片中有筆、有書，而較少注意到數量，以致於經常未說出數量，僅說出名詞。由於漢語的分類詞一定要伴隨數量出現，在受試者未說出數量的情形下，自然無法收集到搭配該名詞的分類詞。其二，Ahrens 所使用的圖片，畫圖者使用的筆調常偏漫畫式，對於受試者常發生辨識上的困難，往往要花上很長的時間慢慢認清圖片中所畫的物品為何。因此即使最後認出圖像，也因認知的運作承載了太多的辨識工作，因而忽略了使用分類詞。更甚者是終究認不出圖像。

在此預測過程，由於 Tzeng et al. (1991) 的方法沒有上述兩個問題，因此所獲得的語料則相當豐富，其誘答的成功率極高，提供了原型範疇建構所需的原始材料。然而，我們發現 Tzeng et al. 所使用的圖片對受試者仍然比較抽象，因此我們決定採用實物照片。本研究結果發現實物照片的效果最好。〈圖 1〉、〈圖 2〉即本計畫所採用之對比照片的例子。

〈圖 1〉三個蘋果



〈圖 2〉五個蘋果



3.2 刺激材料的選擇

「尾」在閩南語與客語中是極為特殊的分類詞，因此希望找出使用「尾」分類詞的動物中，哪一類是「尾」分類詞的中心成員。根據文獻，閩南語與客語使用「尾」分類詞的動物包括：蛇、魚、龍、蝦、蜥蜴等（陳輝龍 1934，陳修 1991，楊秀芳 1995，羅肇錦 1985，何耿鏞 1993，黃雪貞 1994），因此選擇這些動物的照片作為刺激材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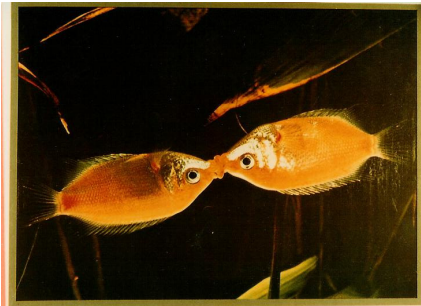
此外，在漢語方言分類詞的系統中，有時候同類物品如果形狀不同，會使用不同的量詞。例如，瓜類在國語中有時用「個」（西瓜、冬瓜），有時用「條」（絲瓜、黃瓜）(Tai and Wang 1990)。閩南語也有類似的現象，有時用「粒」（西

瓜、冬瓜)，有時用「條」(菜瓜、刺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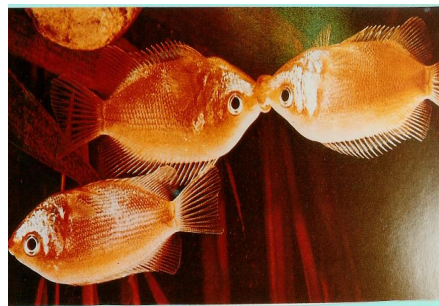
就魚類而言，其外表形狀有很大差異，故本研究進一步操弄「形狀」這個認知條件，以瞭解形狀對「尾」分類詞使用的影響。長得像一般魚的形狀的如鯉魚、吳郭魚等，因形狀沒有太大變異，因此只取一種。其他形狀變異較大的魚，如「長形」的鱔魚(或鰻魚)，「八爪」的章魚，「扁形」的比目魚，到「四腳」的鱷魚、蜥蜴等，其照片都包含在研究刺激材料之中。唯一例外的是眾人熟悉、但非實際存在的「龍」，則採用常見的彩色繪畫圖片，翻拍而成。

本研究中，「尾」的家族包含蛇、一般的魚、比目魚、鱔魚、蝦、龍、蜥蜴、章魚、鱷魚、海豚。² 每一種動物都有兩張數量對比的圖片，如〈圖3〉「兩尾魚」與〈圖4〉「三尾魚」的對照。

〈圖3〉兩尾魚



〈圖4〉三尾魚



3.3 受試者

本研究所用到的閩南語語料與客語語料都包含兩組受試者，即單語與雙語。雙語者都是以國語為其另一語言，即國語/閩南語雙語、國語/客語雙語。

閩南語方面，為確保本研究所搜集到的單語語料是未受國語影響的道地的閩南語分類詞用法，因此所採用的發音人為未曾受過國語教育且不太識字、不會說國語的閩南人。受試者為生長在嘉義縣民雄地區，說台灣閩南語，年齡五十歲以上者二十人。國語/閩南語雙語者來自同一地區，年齡在五十歲左右。

客語方面，為確保本研究所搜集到的單語語料是未受國語與閩南語影響的道地的客語分類詞用法，因此所採用的發音人為未曾受過國語教育且不太識字，不

² 為了方便討論，所有動物名稱在本文中都以中文呈現。然而，閩南語與客語都有其詞彙與發音。例如，閩南語的蜥蜴有人說「四腳蛇」，也有人說「too ting」；而海豚則是「海豬」。對我們的分析而言並沒有影響。客語的情形亦同。

會說國語及閩南語的客家人二十人。受試者為生長在苗栗縣銅鑼及公館地區，說台灣四縣客語為主。³ 國語/客語雙語者來自同一地區，年齡在五十歲左右。⁴

3.4 過程

在所有準備工作完成之後，接下來就是找受試者接受訪錄。在正式的訪錄工作進行之前，先找受試者做前測，以便找出考慮未週全之處加以改進，然後才正式進行訪錄。

首先對可能合格的受試者進行背景調查並記錄以確定：一、教育背景；二、語言背景；三、年齡；四、其他（住址、電話等等，以便後續的追蹤研究）。

確定受試者合乎研究的條件之後，即可展開訪錄的工作。語料收集的進行地點雖無嚴格的限制，但大致要在不受他人、雜事干擾及通風、採光良好之處進行，以確保受試者可以專心接受錄音，一口氣完成，最好不要有中斷。並且由於受試者大多上了年紀，因此要注意受試者是否需輔以眼鏡，以確定能看清照片，將所有不必要的干擾變數減至最少。錄音工具採可錄式 MD 隨身聽進行錄音工作，並在 MD 片上標明受試者的編號。

語料收集的指導語陳述如下：

說明：我一次給你看兩張照片，請你告訴我這兩張照片有什麼不一樣。如果有什麼看不懂的，可以問我。（指導語皆以閩南語/客語發音，也不做示範說明。）

錄音：讓受試者儘可能輕鬆自然地發揮，因無所謂正確答案，所以訪員除了扮演好的傾聽者並維持輕鬆的氣氛外，不對受試者有任何干擾或提示引導等動作，除非受試者有不明白之處才可回答其問題。

4. 閩南語分類詞「尾」的範疇結構

就如上述，刺激材料中，「尾」(bue53) 的家族包括蛇、一般的魚、比目魚、鱈魚、蝦、龍、蜥蜴、章魚、鱷魚、海豚等十種。根據本研究誘發收集的語料，

³ 事實上在現代的台灣能操得一口純正客語的人已不多了，在純樸的鄉下農村尚能尋得一些寶貴的受試者，大多為高齡。或許在十年、二十年後，便難有這樣的人了。相較之下，能說純正閩南語的為數不少。

⁴ 許多客語雙語者，除了客語、國語，也會說閩南語。因此，本研究的國語/客語雙語受試者以不說閩南語者為優先考量。

閩南語受試者使用「尾」的情形如〈表 1〉所示。總數 S 指使用「尾」的受試者人數；20-N 指有回答的人數；總數中有 0.5 是指受試者第一次並非回答「尾」，但馬上做自我修正時才回答「尾」。

從〈表 1〉可見，對標的物「蛇」，受試者使用「尾」的比例是 100%，非常一致。其後使用「尾」的比例遞減，而以「海豚」使用「尾」的比例最低，為 42%。

從〈表 2〉可見，當受試者不使用「尾」時，絕大多數都使用「隻」(ciāh3)。其中章魚除了使用「隻」之外，還有使用「e24」的情形。從〈表 2〉中也可看出「隻」出現的比例。其中鱷魚使用「隻」的比例最高，達 48%。

〈表 1〉閩南語「尾」家族成員（閩南語單語受試者）

項目	分類詞	總數 S	(20-N)	S/(20-N)
蛇	尾 bue53	20	20	100%
一般的魚類	尾 bue53	18.5	20	93%
比目魚	尾 bue53	18	20	90%
鱈	尾 bue53	17	19	89%
蝦	尾 bue53	15	20	75%
龍	尾 bue53	15	20	75%
蜥蜴	尾 bue53	11	19	58%
章魚	尾 bue53	10.5	19	55%
鱷魚	尾 bue53	10.5	20	53%
海豚	尾 bue53	7.5	18	42%

〈表 2〉閩南語「尾」家族使用其他分類詞情況（閩南語單語受試者）

項目	分類詞	總數 S	20-N	S/(20-N)
一般的魚	尾 bue53	18.5	20	93%
	隻 ciāh3	1.5	20	8%
鱈	尾 bue53	17	19	89%
	隻 ciāh3	2	19	11%
鱷魚	尾 bue53	10.5	20	53%
	隻 ciāh3	9.5	20	48%
章魚	尾 bue53	10.5	19	55%
	隻 ciāh3	5.5	19	29%
	e33 (=個)	3	19	16%

項目	分類詞	總數 S	20-N	S/(20-N)
比目魚	尾 bue53	18	20	90%
	隻 ciah3	2	20	10%
蝦	尾 bue53	15	20	75%
	隻 ciah3	5	20	25%
龍	尾 bue53	15	20	75%
	隻 ciah3	5	20	25%
蛇	尾 bue53	20	20	100%
蜥蜴	尾 bue53	11	19	58%
	隻 ciah3	8	19	42%

5. 客語分類詞「尾」的範疇結構

客語受試者使用「尾」(mi24)的情形如〈表 3〉所示。總數 S 指使用「尾」的受試者人數；20-N 指有回答的人數。

從〈表 3〉可見，對「一般的魚」、「比目魚」、「蛇」、「海豚」，受試者使用「尾」的比例是 100%。其他也都在 90% 以上，一致性很高。唯有「蝦子」使用「尾」的比例低到 25%。值得注意的是海豚雖然使用「尾」的比例也是 100%，但是只有 15 位受試者回答，其餘 5 人可能無法辨識照片中的動物。

從〈表 4〉可見，當客語受試者不使用「尾」時，除了使用「隻」(tsak2)，也有使用「條」(t'iau11)的情形，這是客語與閩南語不同的地方。

〈表 3〉客語「尾」的家族成員（客語單語受試者）

項目	分類詞	總數 S	20-N	S/(20-N)
一般的魚	尾 mi24	20	20	100%
比目魚	尾 mi24	20	20	100%
蛇	尾 mi24	20	20	100%
海豚	尾 mi24	15	15	100%
龍	尾 mi24	19	20	95%
蜥蜴	尾 mi24	18	20	90%
鱧/鰻	尾 mi24	18	20	90%
章魚	尾 mi24	18	20	90%
鱷魚	尾 mi24	13	18	72%
蝦子	尾 mi24	5	20	25%

〈表 4〉客語「尾」家族使用其他分類詞情況（客語單語受試者）

項目	分類詞	總數 S	20-N	S/(20-N)
龍	尾 mi24	19	20	95%
	隻 tsak2	1	20	5%
蜥蜴	尾 mi24	18	20	90%
	條 t'iau11	2	20	10%
鱔/鰻	尾 mi24	18	20	90%
	條 t'iau11	2	20	10%
章魚	尾 mi24	18	20	90%
	隻 tsak2	1	20	5%
	條 t'iau11	1	20	5%
鱷魚	尾 mi24	13	18	72%
	隻 tsak2	3	18	16%
	尾/隻	2	18	12%
蝦子	尾 mi24	5	20	25%
	隻 tsak2	15	20	75%

6. 閩南語「尾」與客語「尾」範疇結構的比較

從〈表 5〉中可見，蛇與魚在這兩個方言中，都是「尾」家族的中心成員。雖然閩南語的魚使用「尾」的比例未達 100%，但是還是第二高的比例。龍在閩南語使用「尾」的比例只有 75%，不能算入中心成員；但它在客語中使用「尾」的比例高達 95%，應該算入中心成員。蝦子在閩南語使用「尾」的比例有 75%，不能算入中心成員，而在客語中使用「尾」的比例只有 25%，很清楚的是邊緣成員。蜥蜴在閩南語使用「尾」的比例只有 58%，可看成邊緣成員；但客語中使用「尾」的比例卻高達 90%，應該算入中心成員。海豚在閩南語使用「尾」的比例只有 42%，可看成邊緣成員。海豚雖然使用「尾」的比例是 100%，但是只有 15 位受試者回答，其餘 5 人可能無法辨識照片中的動物。它在客語中心成員的地位有待更進一步追查。

〈表 5〉「尾」家族在閩南語及客語的比較

	蛇	魚	龍	蝦	蜥蜴	海豚
閩南語單語受試者 (n=20)	100%	93%	75%	75%	58%	42%
客語單語受試者 (n=20)	100%	100%	95%	25%	90%	100%

7. 國語對分類詞「尾」的影響

一個語言與另外一個語言接觸，兩個語言都會互相影響而產生變化，特別是在詞彙方面。台灣的國語在語音、句法、及詞彙上都已經參雜了閩南語及客語的一些成分，而形成「台灣國語」。相對地，台灣的閩南語及客語也多多少少受了國語的影響，特別是受過教育的閩南人及客家人。因此，戴浩一在台灣閩南語及客語量詞的研究計畫中，用本文第三節所介紹的誘發式方法及相同的照片刺激材料收集會說國語的閩南人及客家人的語料。閩南語的受試者二十人，生長在嘉義縣地區；客語的受試者二十人，生長在苗栗縣銅鑼、公館地區。兩組受試者的年齡都在五十歲左右。

以下〈表 6〉、〈表 7〉呈現國語/閩南語雙語的受試者使用分類詞「尾」的情況。比較〈表 1〉與〈表 6〉，我們可以看出國語/閩南語雙語受試者用「尾」的比例沒有閩南語單語受試者那麼高。比較〈表 2〉與〈表 7〉，我們可以看出雙語受試者用「隻」(ciah3)的比例增加，有些受試者用了閩南語分類詞「條」(tiau33)之後，覺得不妥，又改回閩南語的「尾」或「隻」，因此在〈表 6〉及〈表 7〉中，以 0.5 計算。「隻」是閩南語計數動物最常用的分類詞，當有國語/閩南語雙語受試者對「尾」的語感不是很穩定的時候，自然就被「隻」取代。在〈表 7〉中，「隻」與章魚、海豚、龍的搭配率已超過 50%，與蜥蜴、鱷魚的搭配率更是超過 80%。對國語/閩南語雙語的受試者來說，蜥蜴、鱷魚可視為「隻」的中心成員，「尾」的邊緣成員。這也是原型範疇化理論中，兩個範疇互動的正常現象。比較〈表 1〉、〈表 2〉與〈表 6〉、〈表 7〉，我們也能看出閩南語單語受試者與國語/閩南語雙語受試者除了都把蛇跟魚看成中心成員，其他成員的範疇地位就不一樣了。

〈表 6〉閩南語「尾」的家族（國語/閩南語雙語受試者）

項目	分類詞	總數 S	20-N	S/(20-N)
比目魚	尾 bue53	18	20	90%
蛇	尾 bue53	16.5	20	83%
鱈	尾 bue53	13.5	19	71%
一般的魚	尾 bue53	13.5	20	68%
蝦	尾 bue53	13	20	65%
章魚	尾 bue53	10	19	53%
海豚	尾 bue53	8	20	40%

分類詞「尾」在台灣閩南語與客語中的範疇結構之比較

項目	分類詞	總數 S	20-N	S/(20-N)
龍	尾 bue53	7	20	35%
蜥蜴	尾 bue53	3.5	20	18%
鱷魚	尾 bue53	3	20	15%

〈表 7〉閩南語「尾」家族使用其他分類詞情況（國語/閩南語雙語受試者）

項目	分類詞	總數 S	20-N	S/(20-N)
比目魚	尾 bue53	18	20	90%
	隻 ciah3	2	20	10%
蛇	尾 bue53	16.5	20	83%
	隻 ciah3	3.5	20	18%
鱧	尾 bue53	13.5	19	71%
	隻 ciah3	5.5	19	29%
一般的魚	尾 bue53	13.5	20	68%
	隻 ciah3	6.5	20	33%
蝦	尾 bue53	13	20	65%
	隻 ciah3	7	20	35%
章魚	尾 bue53	10	19	53%
	隻 ciah3	7	19	37%
	e33 (個)	2	19	11%
海豚	隻 ciah3	12	20	60%
	尾 bue53	8	20	40%
龍	隻 ciah3	12	20	60%
	尾 bue53	7	20	35%
	身 sin55	0.5	20	3%
	條 tiau33	0.5	20	3%
蜥蜴	隻 ciah3	16	20	80%
	尾 bue53	3.5	20	18%
	條 tiau33	0.5	20	3%
鱷魚	隻 ciah3	17	20	85%
	尾 bue53	3	20	15%

爲了方便讀者逐項比較，我們把〈表 2〉與〈表 7〉匯集於〈表 8〉。

〈表 8〉閩南語單語受試者與國語/閩南語雙語受試者使用「尾」與「隻」的比較

項目	單語				雙語			
	分類詞	總數 S	20-N	S/(20-N)	分類詞	總數 S	20-N	S/(20-N)
一般的魚	尾 bue53	18.5	20	93%	尾 bue53	13.5	20	68%
	隻 ciah3	1.5	20	8%	隻 ciah3	6.5	20	33%
鱸	尾 bue53	17	19	89%	尾 bue53	13.5	19	71%
	隻 ciah3	2	19	11%	隻 ciah3	5.5	19	29%
鱸魚	尾 bue53	10.5	20	53%	隻 ciah3	17	20	85%
	隻 ciah3	9.5	20	48%	尾 bue53	3	20	15%
章魚	尾 bue53	10.5	19	55%	尾 bue53	10	19	53%
	隻 ciah3	5.5	19	29%	隻 ciah3	7	19	37%
	e33 (個)	3	19	16%	e33 (個)	2	19	11%
比目魚	尾 bue53	18	20	90%	尾 bue53	18	20	90%
	隻 ciah3	2	20	10%	隻 ciah3	2	20	10%
蝦	尾 bue53	15	20	75%	尾 bue53	13	20	65%
	隻 ciah3	5	20	25%	隻 ciah3	7	20	35%
龍	尾 bue53	15	20	75%	隻 ciah3	12	20	60%
	隻 ciah3	5	20	25%	尾 bue53	7	20	35%
					身 sin55	0.5	20	3%
					條 tiau33	0.5	20	3%
蛇	尾 bue53	20	20	100%	尾 bue53	16.5	20	83%
					隻 ciah3	3.5	20	18%
蜥蜴	尾 bue53	11	19	58%	隻 ciah3	16	20	80%
	隻 ciah3	8	19	42%	尾 bue53	3.5	20	18%
					條 tiau33	0.5	20	3%
海豚	隻 ciah3	10.5	18	58%	隻 ciah3	12	20	60%
	尾 bue53	7.5	18	42%	尾 bue53	8	20	40%

以下〈表 9〉、〈表 10〉呈現國語/客語雙語的受試者使用分類詞「尾」的情況。比較〈表 3〉與〈表 9〉，相對於客語單語受試者，我們可以看出國語/客語雙語受試者用「尾」的比例普遍降低。這一點與閩南語的情況一樣。比較〈表 4〉與〈表 10〉，我們可以看出國語/客語雙語受試者用「條」(t'iau11)的比例明顯增加了。例如龍，從 0 增加至 5 人。這一點與閩南語的情況不一樣。有些雙語受試者用了客語「隻」(tsak2) 來搭配「尾」的家族的一些成員，例如蝦子有 18 人用「隻」，只有 2 人用「尾」(mi24)。然而，蝦子在〈表 4〉與〈表 10〉都是客

語「尾」的家族的邊緣成員，而是客語「隻」的家族的中心成員。再者，蝦子在閩南語「尾」範疇的地位比在客語高，不管是單語或雙語受試者的使用情況。

〈表 9〉客語「尾」的家族（國語/閩南語雙語受試者）

項目	分類詞	總數 S	20-N	S/(20-N)
一般的魚	尾 mi24	20	20	100%
比目魚	尾 mi24	19	20	95%
蛇	尾 mi24	18	20	90%
鱸/鰻	尾 mi24	16	19	84%
蜥蜴	尾 mi24	16	20	80%
海豚	尾 mi24	14	20	70%
章魚	尾 mi24	13	20	65%
龍	尾 mi24	13	20	65%
鱷魚	尾 mi24	11	20	55%
蝦子	尾 mi24	2	20	10%

〈表 10〉客語「尾」家族使用其他分類詞情況（國語/客語雙語受試者）

項目	分類詞	總數 S	20-N	S/(20-N)
比目魚	尾 mi24	19	20	95%
	條 t'iau11	1	20	5%
蛇	尾 mi24	18	20	90%
	條 t'iau11	2	20	10%
鱸/鰻	尾 mi24	16	19	84%
	條 t'iau11	3	19	16%
蜥蜴	尾 mi24	16	20	80%
	條 t'iau11	4	20	20%
海豚	尾 mi24	14	20	70%
	條 t'iau11	4	20	20%
	隻 tsak2	2	20	10%
章魚	尾 mi24	13	20	65%
	條 t'iau11	4	20	20%
	隻 tsak2	3	20	15%
龍	尾 mi24	13	20	65%
	條 t'iau11	5	20	25%
	隻 tsak2	2	20	10%

項目	分類詞	總數 S	20-N	S/(20-N)
鱷魚	尾 mi24	11	20	55%
	條 t'iau11	5	20	25%
	隻 tsak2	4	20	20%
蝦子	尾 mi24	2	20	10%
	隻 tsak2	18	20	90%

我們把〈表 4〉與〈表 10〉並列於〈表 11〉，以便比較客語單語與雙語受試者的用法。

〈表 11〉客語單語受試者與國語/客語雙語受試者使用「尾」、「條」、「隻」比較

單語					雙語				
項目	分類詞	總數 S	20-N	S/(20-N)	項目	分類詞	總數 S	20-N	S/(20-N)
龍	尾 mi24	19	20	95%	龍	尾 mi24	13	20	65%
	隻 tsak2	1	20	5%		條 t'iau11	5	20	25%
						隻 tsak2	2	20	10%
蜥蜴	尾 mi24	18	20	90%	蜥蜴	尾 mi24	16	20	80%
	條 t'iau11	2	20	10%		條 t'iau11	4	20	20%
鱧/鰻	尾 mi24	18	20	90%	鱧/鰻	尾 mi24	16	19	84%
	條 t'iau11	2	20	10%		條 t'iau11	3	19	16%
章魚	尾 mi24	18	20	90%	章魚	尾 mi24	13	20	65%
	隻 tsak2	1	20	5%		條 t'iau11	4	20	20%
	條 t'iau11	1	20	5%		隻 tsak2	3	20	15%
鱷魚	尾 mi24	13	18	72%	鱷魚	尾 mi24	11	20	55%
	隻 tsak2	3	18	16%		條 t'iau11	5	20	25%
	尾/隻	2	18	12%		隻 tsak2	4	20	20%
蝦子	尾 mi24	5	20	25%	蝦子	尾 mi24	2	20	10%
	隻 tsak2	15	20	75%		隻 tsak2	18	20	90%

最後，我們以〈表 12〉來歸納出四組各二十人受試者使用「尾」的百分比來呈現分類詞「尾」的範疇結構。表中魚的百分比是實驗材料中「一般的魚」的百分比。從〈表 12〉，可以看出雙語受試者的各項百分比都比單語受試者低，只有魚在客語單雙語受試者一致維持在百分之一百，沒有差異。

〈表 12〉「尾」家族在閩南語單雙語及客語單雙語的比較

	蛇	魚	龍	蝦	蜥蜴	海豚
閩南語單語 (n=20)	100%	93%	75%	75%	58%	42%
閩南語雙語 (n=20)	83%	68%	35%	65%	18%	40%
客語單語 (n=20)	100%	100%	95%	25%	90%	100%
客語雙語 (n=20)	90%	100%	65%	10%	80%	70%

8. 結語

本文介紹誘發式分類詞產生實驗的研究方法及其理論背景，並以分類詞「尾」為例說明範疇結構的建立，進而比較閩南語「尾」與客語「尾」的範疇結構。這種研究方法雖然比傳統的田野調查，耗費人力與時間，但是收集的語料相當的豐富，不但呈現了漢語分類詞的範疇結構，更呈現了在一個範圍狹窄的小方言區分類詞使用的個人變異 (individual variation)。漢語方言有極其豐富分類詞系統供給語言學家及認知心理學家寶貴的研究材料 (Tai 1992, 1994)，我們相信以這個方法來收集漢語方言分類詞的使用，不但可以提供更客觀、更具實證的原始材料促進歷時與共時語言學更精準的研究，而且也讓我們更進一步認識語言變異及語言心理結構的複雜度。

王士元先生與鄭錦全先生於三十多年前提出「詞彙擴散理論」(Theory of Lexical Diffusion) 研究漢語方言的音變 (Wang 1969, Cheng and Wang 1971, Cheng and Wang 1972)。這個理論至今已經是眾所皆知，膾炙人口，對語言演變有深遠的洞察。這個理論的中心思想是：語音的變遷 (change) 經由變異 (variation) 的選擇 (selection)，不規則逐詞地 (word by word) 進行的。本文以分類詞「尾」的範疇結構為例，指出語意範疇跟語音範疇一樣，有其變異，而且受到國語影響而產生的演變，也是逐詞進行的，而不是一次全部完成的。因此漢語方言分類詞的變異與變遷也應該根據詞彙擴散理論來研究，特別是利用王士元先生近年來針對語言變遷所研發出的計算模式 (Wang, Ke and Minett 2004)。然而，我們也要指出語意範疇跟語音範疇也有不一樣的地方。語意範疇有認知的基礎，也有明顯的原型範疇，因此每一個語意範疇的成員份量 (weight) 及頻率 (frequency) 也不盡相同。要應用詞彙擴散理論的計算模式來研究漢語方言分類詞的變異與變遷，也得將原型效應 (prototype effect) 與頻率效應 (frequency effect) 納入計算公式。

引用文獻

- Ahrens, Kathleen. 1994. Classifier production in normals and aphasics. *Journal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2.2:203-248.
- Allan, Keith. 1977. Classifiers. *Language* 53.2:285-311.
- Cheng, Chin-Chuan, and William S-Y. Wang. 1971. Phonological change of Middle Chinese initials. *Tsing Hua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New Series 9.1:216-270.
- Cheng, Chin-Chuan, and William S-Y. Wang. 1972. Tone change in Chaozhou Chinese: a study in lexical diffusion. *Issues in Linguistics: Papers in Honor of Henry and Renée Kahane*, ed. by Braj B. Kachru et al., 99-113.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Reprinted in *The Lexicon in Phonological Change*, ed. by William S-Y. Wang. Hague: Mouton, 1977.
- Labov, William. 1973. The boundaries of words and their meaning. *New Ways of Analyzing Variation in English*, ed. by Charles-James N. Bailey and Roger W. Shuy, 340-373.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 Lakoff, George. 1986. Classifiers as a reflection of mind. *Noun Classes and Categorization*, ed. by Colette Craig, 13-51.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Lakoff, George. 1987.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al about the Mi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Lien, Chinfa, and Pen-ying Wang. 1999. Shape classifiers in Mandarin and Taiwanese: a psycholinguistic perspective. *The Biological Bases of Language*, ed. by Ovid J. L. Tzeng, 189-221. Berkeley: Project on Linguistic Analys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Pinker, Steven. 1989. *Learnability and Cognition*. Cambridge: MIT Press.
- Rosch, Eleanor. 1975. Cognitive representations of semantic categories.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Psychology: General* 104.3:192-233.
- Tai, James. 1992. Variation in classifier systems across Chinese dialects: towards a cognition-based semantic approach.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Vol. 1: *Chinese Dialects*, 587-608. Taipei: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 Tai, James. 1994. Chinese classifier systems and human categorization. *In Honor of Professor William S-Y. Wang: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on Language and Language Change*, ed. by Matthew Chen and Ovid J. L. Tzeng, 479-494. Taipei: Pyramid.
- Tai, James. 1999. A note on the classifier *bue53* (尾) in Southern Min. *Contemporary Studies on the Min Dialects*, ed. by Pang-hsin Ting, 225-227. Berkeley: Project on Linguistic Analys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 Tai, James, and Lian-qing Wang. 1990. A semantic study of the classifier *tiao*.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25.1:35-56.

- Tai, James, and Fang-yi Chao. 1994. A semantic study of the classifier *zhang*. *Journal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29.3:67-78.
- Tzeng, Ovid J. L., Sylvia Chen, and Daisy L. Hung. 1991. The classifier problem in Chinese aphasia. *Brain and Language* 41.2:184-202.
- Wang, William S-Y. 1969. Competing change as a cause of residue. *Language* 45.1:9-25.
- Wang, William S-Y. (ed.) 1977. *The Lexicon in Phonological Change*. Hague: Mouton.
- Wang, William S-Y., Jin-yun Ke, and James W. Minnett. 2004. Computational studies of language evolution.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 and Beyond*, ed. by Chu-Ren Huang and Winfried Lenders, 65-104.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 行政院文化建設委員會編. 1994. 《客家文化研討會論文集》，1-17。台北：客家雜誌社。
- 何耿鏞. 1993. 《客家方言語法研究》，19-21。廈門：廈門大學出版社。
- 吳莉雯. 2001. 《台灣四縣客語量詞系統研究》，國立中正大學碩士論文。
- 李美齡. 1998. 《閩南語量詞系統研究》，國立中正大學碩士論文。
- 張振興. 1993. 《台灣閩南方言記略》。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 曹逢甫, 蔡美慧編. 1995. 《台灣客家語論文集》。台北：文鶴。
- 陳修. 1991. 《台灣話大詞典》。台北：遠流。
- 陳輝龍. 1934. 《台灣語法》，367-395。北京：中華書局。
- 陳韻仔. 2003. 《台灣閩南語及客語量詞系統比較研究》，國立中正大學碩士論文。
- 黃居仁, 陳克健, 賴慶雄編. 1997. 《國語日報量詞典》。台北：國語日報。
- 黃雪貞. 1994. 〈客家方言的詞匯和語法特點〉,《方言》1994.4:268-276。
- 楊秀芳. 1995. 《台灣閩南語語法稿》。台北：大安出版社。
- 戴浩一. 1997. 《台灣閩南語量詞的歸類型式及認知原則》，國科會專題研究成果報告 (NSC 86-2411-H-194-005)。
- 戴浩一. 2001. 《台灣四縣客語量詞的歸類型式及認知原則》，國科會專題研究成果報告 (NSC 90-2411-H-194-024)。
- 羅肇錦. 1985. 《客語語法》。台北：學生書局。
- 羅肇錦. 1990. 《台灣的客家話》。台北：台原出版社。
- 羅肇錦. 2000. 《台灣客家族群史·語言篇》。南投：台灣省文獻委員會。